

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

吴蔚◎著

江宁织造_下

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江宁织造 / 吴蔚著. —北京: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,
2017.9

(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)

ISBN 978-7-5162-1601-9

I. ①江… II. ①吴… III. ①侦探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27931 号

图书出品人 刘海涛

出版统筹 赵卜慧

责任编辑 董理

责任印制 曲静

发行总监 杨荣刚

责任校对 姚丽娅

装帧设计 聂强

书 名 江宁织造 (下)

作 者 吴蔚 / 著



出版·发行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右安门外玉林里 7 号 (100069)

电 话 010 - 63055259 (总编室) 63057714 (发行部)

传 真 010 - 63055259

<http://www.npcpub.com>

E-mail: mzfz@npcpub.com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开 本 32 开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

印 张 8.75

字 数 247 千字

版 本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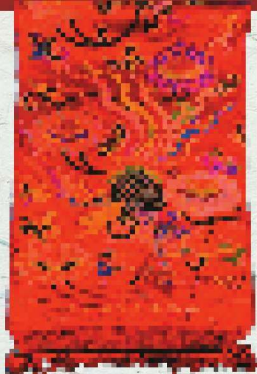
印 刷 北京中兴印刷有限公司

书 号 ISBN 978-7-5162-1601-9

定 价 55.00 元 (全二册)

出 版 声 明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(如有缺页或倒装, 本社负责退换)



第七章 乾坤法象 1

江东门门外即为上新河，其地为著名木材市场，湖南、江西等省木材均运送至此。上新河对面有江心洲，面积三万余亩，夏秋之间，芦苇森高，至十一月间便可收获，可满足江宁全城燃料之用。观音门门外即草鞋峡水道，其市名燕子。燕子之渔税，与上新河之木材税、江心洲之柴税，为大宗收入。

第八章 美人歌歇 43

金陵是六朝古都，大明立国时，已有颇具规模的宫城，但明太祖朱元璋却不肯就地利用六朝宫城，打算另起新宫，主要是担心旧宫风水不好，害怕重蹈之前王朝短命的覆辙。开国功臣刘基奉命为新皇宫选址。经其人勘测，宫城位置宜在钟山“龙头”之前，因此处有“帝王之气”。

第九章 夜深风月 95

月亮尚挂在树梢，且披上了一层轻纱，，失去了往日的清灵与透亮。除了山林间传来阵阵松涛外，乌龙潭就此陷入了暗夜独有的静中。今晚的夜，似乎格外漆黑。月光和星星点点散落潭边的灯光未能烛破其隐，反而衬托出黑夜无与伦比的厚度来。形形色色宅第中，暗藏着欢笑或是悲哀；零落阑珊灯火下，映照着笑颜或是戚容。

新月娟娟，素光 ，流泻大地，清景无限。不远处峰峦间镶嵌着闪闪星斗，水面映着月色星辉，水之波澜，山之 ，愈发显得夜凉江静。不知如何，他忽然想到幼年时跟她一道坐在村口老槐树下诵读唐诗的情形。离人无语月无声，明月有光人有情。寂寂寒江，明月冰心，可知爱他明月好， 也相关？

尾声 一天云锦

18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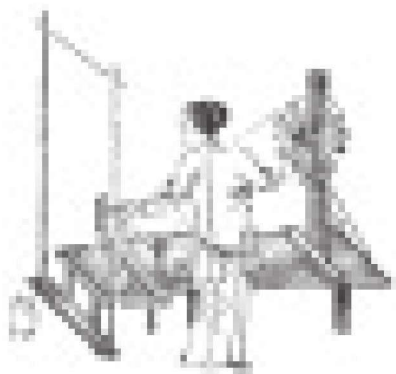
在很久之前，他便想象着能做一个襟怀淡泊的隐逸诗人，清风闲坐，白云高卧，远避尘嚣。或是读书作画，或是乘兴游览，不管人间是与非，青山流水自相依。然这想象中美好的一切，始终只是停留在想象上。起初，他没有选择的权利，而后则是已无选择的必要，相较于狭小的林泉，他有着更为广阔的天地。他深知历史选择了他，时局成就了他。

外一章	河山表里更分明	189
附录一	清顺治、康熙朝历任两江总督	267
附录二	曹寅手书	269
附录三	曹寅奏折及康熙朱批	270
附录四	康熙御笔——江宁织造	271
附录五	亭诗钞	272
附录六	顾炎武手书	273
附录七	《天工开物》所记织机	274
后记		275

第七章

乾坤法象

江东门外即为上新河，其地为著名木材市场，湖南、江西等省木材均运送至此。上新河对面有江心洲，面积三万余亩，夏秋之间，芦苇森高，至十一月间便可收获，可满足江宁全城燃料之用。观音门外即草鞋峡水道，其市名燕子。燕子之渔税，与上新河之木材税、江心洲之柴税，为大宗收入。



愁听关塞遍吹笳，不见中原有战车。
 三户已亡熊绎国，一成犹启少康家。
 苍龙日暮还行雨，老树春深更著花。
 待得汉庭明诏近，五湖同觅钓鱼槎。

——顾炎武《又酬傅处士^[1]次韵之二》

曹湛被剪绒帽男子诱至一条小巷，察觉到不对，正欲拔刀相抗，对方却以灵修相要挟，曹湛遂强忍怒气，松开了手，任身后之人将自己双手拧到背后缚住。剪绒帽男子回身缴下曹湛兵刃，又以布团塞其口，再随手取出一条黑布口袋，麻利地套到他头上。

曹湛只觉得眼前一黑，呼吸也变得憋闷起来，心道：“是了，灵修就是这样被绑架的。她看到熟人，追了出来，被对方引诱到小巷深处，随即被人制住。因为发生得太快，对方又做得干净利落，是以在夫子庙这样的繁华闹市，也无人察觉。”

剪绒帽男子又搜索曹湛身上，摸到那包桔皮钱，奇道：“这是什么？”掏出来打开一闻，叫道：“呀，内桥余记的桔皮钱，这可是我的最爱。”不客气地揣入自己怀中，上前抓住曹湛手臂，道：“我们走吧。”

两名男子一左一右挟住曹湛，弯弯曲曲走了一段，入来一处宅子。曹湛被推到椅子中坐下，那黑布口袋直垂到胸前，他目不能视物，只听到有人在外面庭院中低声交谈。

不一会儿，有人跨进门槛，走到曹湛面前，伸手挖出他口中破布，却不取下套头布袋。

曹湛问道：“灵修人呢？她人可在这里？”

对方问道：“你明明是汉人，为何如此关心那旗人女子？你喜欢上了她吗？”听声音，正是那将曹湛诱入圈套的剪绒帽男子。

曹湛道：“没有的事，我跟灵修只是朋友。你们都是堂堂男子汉，为

[1] 傅处士即傅山。

何要下手对付一名弱女子？”

剪绒帽男子不以为然地道：“八旗兵掳掠了我许多汉女为奴为妓，就不许我等掳一回江宁将军之女吗？”

曹湛道：“你可知道那些丢失了女儿的人家，有多悲痛欲绝！可怜天下父母心，就算是江宁将军缪齐纳，关爱女儿之心，跟平民百姓也没什么分别。”

剪绒帽男子当即肃然起敬，道：“如果旁人说这番话，我不觉得有什么。但这番话从你曹湛口中说出来，我愿意买账，毕竟是靠你曹湛，满城那些汉女才得以重见天日。来人，带曹总管去见灵修。”

有人将曹湛提起来，往内里走出一段，湿气迎面扑来，想来是到了秦淮河边。果然，曹湛被推上一艘大船，带到舱底，有人取下他头上布套——

却见灵修依旧穿着她最爱的那身汉女服饰，手脚被绳索缚住，侧卧在角落中，面朝舱板，也不知道是死是活。

曹湛叫道：“灵修！”

他原先只认为灵修是个刁蛮任性的贵族女子，虽然他也与之接近，但只因为另有缘由。今日在夫子庙来回找寻她时，不由自主地回忆起那晚与她闲逛夜市的情形，这才发现她的单纯与天真，在这尔虞我诈的红尘中，竟是如此难得可贵。那时候，他才知道，他关注她的下落与安危，已不是出于朋友的责任，而是出于真正的关切。此刻见到她蜷缩在船舱中，是那么弱小，那么无助，心中竟隐隐作痛起来。

剪绒帽男子道：“这旗人女子性情刚烈，人又蛮横，无时无刻不在制造动静，想要逃走。我派人给她灌了迷药，她只是昏睡了过去，身体并无大碍。”

曹湛闻言又惊又怒，道：“你……”一语未毕，便被重新戴上头套，带回宅子。

剪绒帽男子道：“人你已经见到了。灵修人很好，只要曹总管肯听话，我们也不会动她一根毫毛。你也别妄想救她走，就在我们说话的工夫，那艘船已经开走了。就算你能设法引官兵寻来此处，也找不到灵修。”

曹湛道：“原来你们捉住灵修，只是为了要挟我。”

剪绒帽男子道：“那倒不是，灵修是自己送上门来，我们不得已才扣下了她。本来只打算关她几天，等江宁将军缪齐纳处置了关虎再放她。没想到今日你曹湛曹总管也自己送上门来，你的价值可就大多了，灵修反倒成了制衡你的有用筹码。”

曹湛道：“阁下说反了吧？灵修是江宁将军之女，我只是一介平民，一个天上，一个地下，能有什么价值？”

剪绒帽男子道：“当年多尔袞、吴三桂、李自成三方于山海关风云际会。谁也想不到，一个首鼠两端、反复无常的小人吴三桂，竟成为了决定中原命运的关键人物，盖因他刚好处在山海关那个位置。而今你曹总管也是，刚好处在一个关键位置，你能左右曹寅，曹寅则可以影响皇帝。”

曹湛道：“阁下这话太过夸大其词，我只是曹寅的私人总管，曹寅则是皇帝的家奴，你认为两个姓曹的能影响大清朝政吗？真是笑话！废话少说，你们到底想要怎样？”

剪绒帽男子道：“我们想跟曹总管做笔交易。”

曹湛道：“什么交易？”

剪绒帽男子道：“我们给你一个凶手，你拿他去向曹寅交差，尽快了结黄芳泰一案。”

曹湛道：“我不明白。”

剪绒帽男子道：“曹总管很明白，聪明人无须揣着明白装糊涂。”

曹湛道：“我如果不同意呢？难不成你们要用酷刑折磨我，或是干脆杀了我？”

剪绒帽男子“哈”了一声，道：“说实话，我们没想过曹总管会不同意。”

曹湛道：“那好，我明白地告诉你，不行。料想你也不能决定要如何处置我，赶紧去请示你主子吧。”

剪绒帽男子便不再多言，转身出去。

过了一会儿，又有人进来，却只在堂中徘徊，并不上前与曹湛交谈。

曹湛亦是满腹狐疑，忍不住先开口问道：“你是不是丁南强？”

那反复徘徊之人正是失踪几日的丁南强，闻言亦是大吃一惊，走到曹湛面前，亲自取下其头套，问道：“曹总管如何知道是我？”

曹湛使劲眨了眨双眼，看清面前之人当真是丁南强后，亦是长叹一声，问道：“丁公子是不是从乌龙潭向丁夫人取回了新定做的云锦披肩？”

丁南强愈发惊奇，问道：“你又如何知道此事？”

曹湛道：“我在丁宅见过那幅云锦，有股独特的香气，听说所用丝线等原料为主顾提供。黄海博记得在月波水榭也闻到过同样的香气，当时我便怀疑那幅云锦是为朱云定做，主顾就是你丁南强。”

丁南强道：“曹总管认出我，仅仅是因为闻到了我身上的香气吗？”

曹湛点了点头，又道：“我猜前晚灵修也是因为看到你，一时惊讶，跟了上去，结果反倒被你捉住。”

丁南强也不否认，道：“是，我也是不得已，这才捉了灵修。”

曹湛问道：“杀死黄芳泰的凶手，到底是谁？”

丁南强摇头道：“我不能告诉你。”

曹湛怒道：“丁公子可知道，若是你早些讲出实情，庆余班武生罗晋和云锦账房邵鸣都不会死。”

丁南强道：“罗晋确实是因为我而死，我很是对不起他，他的家人，我会负责到底。”叹了口气，又道：“再提这些伤感之事又有什么用，事情已经发生了，只能设法挽救弥补。曹总管，你的为人机智聪颖，我很是佩服，还是那句话，我们做个交易，只要你同意以我给你的凶手交差，尽快了结黄芳泰一案，我现在就可以放你走。”

曹湛道：“那么灵修呢？”

丁南强道：“灵修看到了我人，我得安排周全后，才能放她走。不过曹总管放心，我会安排人妥当照顾她，绝不会让她受半分委屈。如何？”

曹湛摇头道：“不行。那凶手若只是杀了京口总兵黄芳泰，我也许会考虑丁公子的提议，可他杀了庆余班武生罗晋，又杀了云锦账房邵鸣，还曾经捉了我朋友黄海博，以酷刑拷问，我不能任由其逍遥法外。”

丁南强道：“庆余班武生罗晋是因为跳河逃走，不幸溺水而死，其实对方并无杀他之意。至于云锦账房邵鸣，跟黄芳泰一案绝无干系，我可

以向你打包票。”

曹湛大奇道：“丁公子何以如此肯定？”

丁南强道：“因为杀黄芳泰的人，绝不可能杀死邵鸣。”料想曹湛必会继续追问，又道：“恕我不能将内中缘由见告，但我敢以我丁某人性命做担保。”

曹湛见对方说得信誓旦旦，心道：“难道黄芳泰、邵鸣两名死者伤口口径近似只是巧合，实际上有两名凶手？丁南强一力庇护黄芳泰命案凶手，却断然否认那人杀了邵鸣，且以自己性命作保，当是有十足把握了。”便顺势问道：“那么依丁公子看，又是谁杀了云锦账房邵鸣呢？”

丁南强先是一怔，随即摇头道：“这我可不知道，我也没有这个责任去调查真相。”顿了顿，又道：“不过我听说邵鸣与女婿不和，女婿多次设法谋夺邵氏财产，曹总管可以将这一节考虑进去。又或许邵鸣曾惹下什么厉害的仇家，又或者是生意上的对手，均有杀人的动机。”

曹湛道：“丁公子是在跟我装傻充愣吗？凶手知悉票号一事，有意留下线索，引人怀疑票号，这可不是你所提到的那些人都能了解到的事。”

丁南强不愿再提此话题，来回走了几圈，正色告道：“曹总管，你让我很为难！我本该杀了你和灵修灭口，但你二人均是无辜牵扯进来，不该落得这样的下场。尤其是你，解救了许多妇女，已是江宁城中的英雄人物。但若就此放你走，又会坏人大事。”

曹湛道：“丁公子所谓的大事，想来就是反清复明了。亏得曹织造为你力保，称你绝不会行反清复明之事。”

丁南强怔了一怔，叹道：“想不到曹寅兄竟是我的知己。”又正色告道：“我确实没有参与反清复明之事，我只是一个保管者。”

曹湛大奇问道：“什么保管者？”

丁南强道：“就是有人事先存了一个箱子在我这里，约定日后会有人来取。我确认对方身份无误后，便要將箱子交给对方。”摇了摇头，道：“我透露得实在太多了。曹总管，我再问你一次，你可同意我们做个交易？”见曹湛坚决地摇了摇头，便道：“你不同意也没关系，我先暂时将你扣押起来。”

曹湛冷然道：“难道丁公子打算关我一辈子吗？”

丁南强摇头道：“一辈子太长。曹总管总有短处，等我找出你的短处，便可用它来对付你。”又道：“其实我看得出来，灵修也算得上是曹总管的短处，只是我不忍心拿她来要挟你就范。我自己也有心爱的女子，知道那种滋味。”

曹湛冷笑道：“如此说来，丁公子为人还不算坏。”

忽有人大声接口道：“我知道曹总管的短处。”正是那晚“夜访”曹湛的老马的声音。

丁南强忙迎上前去，问道：“老马接到我的秘信了？”

老马点了点头，道：“你失踪几日，可是惹出不少事。”

丁南强道：“我须得暗中调查，尽快确认对方身份，不得不如此。”

老马摇了摇头，似是颇为无奈，又指着曹湛命道：“解开曹总管绑索，他是桂家的人。”

曹湛闻言微惊，却没有丁南强反应那般厉害——他张大了嘴，一时合不拢，转头看了曹湛好几眼，才结结巴巴地问道：“他……曹湛怎么会是桂家的人？”

老马道：“曹湛来自桂家，江宁织造署上下早已传开，但众人却不知他仍在暗中为桂家效力。曹总管，实在抱歉，之前多有得罪。”

曹湛点了点头，道：“我也猜得到你们的身份，事实上，自从昨夜老马到访江宁织造署，我便已经猜到了，你们都是票号的人。”

丁南强连连摇头道：“老马是票号的人，我不是，我已经说了，我只是个保管者。”

曹湛道：“票号应该也不是如丁公子所言，是什么江湖组织，而是一个‘反清复明’组织吧？”

老马也不否认，只道：“我也不瞒曹总管，黄芳泰命案的真凶，现在已经算是我们这方的人，还望你看在同道中人的分上，予以保全。”

曹湛道：“已经算是，那么之前不是了？”

老马道：“他杀死黄芳泰时，被丁南强撞破，丁南强听他自报来历，

遂先予以庇护，随后暗中调查，确认了对方身份。”

他虽有意隐去名讳，只以“他”替代，却充满尊敬之意。曹湛心念一动，问道：“莫非杀死黄芳泰的凶手，就是郑公子？”

丁南强闻言全身一震，竟是骇异得呆了。

老马上前逼住曹湛，厉声问道：“曹总管如何会知道郑公子？还有谁知道此节？你可对江宁织造曹寅提过？”

曹湛道：“二位不必如此紧张，郑公子之事，我还是从曹织造口中得知的。”大致说了郑公子派使者与日本幕府将军结盟，却遭僧人泄露一事。

老马看了丁南强一眼，道：“原来在这之前，他便已经有所行动了。”见曹湛已猜及内情，遂直言告道：“不错，正是郑公子杀了黄芳泰。”

曹湛道：“那么邵鸣一案呢？”

老马不解其意，露出困惑之色来。丁南强遂告道：“曹总管认为是郑公子杀了邵鸣。”

老马肃色告道：“绝不是他杀了邵鸣，凶手应该另有其人，且是有意针对邵氏。”

曹湛道：“那么凶手又是如何知悉票号，并要转嫁到票号头上呢？”

老马道：“票号已经存在数十年，虽然近十年已完全静默，但在二三十年前，活动颇为频繁，有不少同道者均知悉其事。至于嫁祸票号一事，我猜凶手是有意要引票号现身。”

曹湛大奇，问道：“谁会这么做？”

除了官府之外，谁会想针对票号？但官府既知票号，又怎会以杀人来诱其现身？

老马道：“之前丁南强告诉曹总管的其实没错，票号虽然是出于某种政治目的而成立，但确实也算是一个江湖组织。”

原来票号除了接镖保镖外，还在全国各地拥有诸多店铺、田产，财力十分雄厚。那凶手大概是知情者，窥测票号拥有的巨大财富，试图用邵鸣命案引其现身，好从中渔利。

曹湛心道：“黄海博推测高敏、兆贝勒两案凶手也是为了邵家财富，该不会是同一人吧？”

老马又道：“那夜我找上曹总管时，尚未接到丁南强密信，也对凶手嫁祸票号一事十分困惑。以目下情形来看，杀死邵鸣的凶手，极可能是知悉票号内幕的人，是我们自己人。我这边也会暗中调查，有消息的话，一定会及时知会曹总管。”

曹湛又问道：“丁公子自称保管者，保管可是票号财富？”

丁南强不答，只问道：“桂家一向在西南大山中活动，为什么突然来了江宁？曹总管更是在江宁织造署潜伏两年，又有什么目的？”

老马摆手道：“曹总管应该不会见告。桂家有桂家的秘密，票号亦有票号的秘密，即使不结为同盟，也应该井水不犯河水。”

曹湛道：“那好，我先暂时将黄芳泰一案按下，你们也不必弄个假凶手给我。我宁可被看作无能，查不到真凶，也不会糊弄。”又道：“我已经答应你们的要求，这就请放了灵修吧。”

丁南强摇头道：“灵修暂时不能放。那晚她看到了我，一定会猜到是我捉了她。”

曹湛还待再说，老马摆手道：“我们设法安排一下，过几日再说。曹总管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善待灵修。虽则她父亲是江宁将军，算是我们对头，但事情与她无干。”

曹湛无奈，只得应了。

老马便命人送曹湛出去。剪绒帽男子取出布袋，上前道：“曹总管，得罪了。”照旧将布袋套在曹湛头上，携他出去。等布袋取下时，人已在原先的小巷中。

剪绒帽男子笑道：“曹总管，后会有期。那包桔皮钱，我已经吃光了，也没法还你，实在抱歉啊。”

曹湛倒觉得此人颇为有趣，只笑了一下。见天色不早，便急忙赶来黄宅。

门前仆人告道：“曹总管可算来了，我家公子派人去了江宁织造署两趟了。”急引曹湛进门。

到庭院中时，曹湛听到客堂中有人交谈，问道：“府上可是有客？”

仆人点头道：“是我家公子的救命恩人，今日全亏了他。”

曹湛不明所以，跨入门槛，才看到黄海博右手缠着厚厚的纱布，陪坐在一旁的是名中年男子，依稀有些面熟。

曹湛吃了一惊，忙问道：“黄兄受伤了吗？”

黄海博道：“一点小伤，不碍事。”又指着中年男子，道：“我为曹兄介绍，这位是刘白山刘掌柜。”

刘白山忙起身见礼，道：“那日我去丁家送人参，好像在门外见过曹总管。”

曹湛这才想起来，忙拱手道：“是了，难怪我觉得刘掌柜面熟。”又问道：“黄兄如何受了伤？”

黄海博道：“我从月波水榭出来后，便有一名男子当道抢劫，对方甚有武力，持刀伤了我。幸亏刘掌柜路过，原来刘掌柜也是个会家子，竟用人参盒子打跑了歹人。”

刘白山笑道：“什么会家子，年轻时练过几下拳脚罢了。也是凑巧，秦淮河一家妓院定了人参，约好今日送去。”他料想曹、黄二人有事要谈，便起身告辞。

黄海博忙命仆人取来一锭白银，递给刘白山道：“今日损坏了刘掌柜的木盒与人参，这二十两银子，权当赔偿。”

刘白山也不推辞，接过银锭，笑道：“这笔钱，我明日便以黄公子的名义捐给敦善堂。”

黄海博先是一怔，随即笑道：“刘掌柜当真是实在人，我再多说就是矫情。救命之恩，容当后报。”亲自送刘白山出去。

等黄海博再跨入门槛时，第一句话便是：“我知道是谁杀了黄芳泰，十成把握。”

曹湛也道：“我也知道是谁杀了黄芳泰，十成把握。”

黄海博一怔，问道：“曹兄如何会知道？”

曹湛也感惊讶，问道：“黄兄又如何会知道？”

黄海博笑道：“那我二人一起说出凶手的名字，再分别解释缘由。”

曹湛点点头，遂道：“郑公子。”黄海博说的却是：“邵拾遗。”

曹、黄二人约定同时说出黄芳泰命案凶手的名字，曹湛说的是“郑

公子”，黄海博说的则是“邵拾遗”。

曹湛大吃一惊，问道：“黄兄为何会认为是邵拾遗？”

黄海博道：“我从朱云手中取到了物证。”进去内堂，取出一件长袍，抖开一看，上面染有大块血迹。

原来当日丁南强将血衣团作一团，请朱云带出西园，再予以销毁。朱云一时好奇，打开看了一眼，惊见长袍上染满血迹，意识到事情不同寻常。她虽不敢向丁南强询问究竟，却多了个心眼，暗中将血衣藏了起来，却又告诉丁氏已将衣服烧毁。

最近丁南强突然失踪，朱云亦不知其去向，不免十分着急。今日黄海博到月波水榭打探丁南强下落，见朱云郁郁寡欢，便直言告知丁氏极可能已被人灭口，希望朱云心理能有所准备。朱云大骇之下，痛哭出声，说她知道是谁杀了丁南强，取出血衣，交给了黄海博。

黄海博指着血衣道：“这长袍看起来普通，颜色、样式均是最常见的，但面料不凡，是上好的锦缎，平常人可穿不起这个，袖口绣有一个小小的邵字。”

曹湛道：“不错，我记得当日邵拾遗入园时穿的是这件长袍，可怎么会是他呢？”

黄海博道：“我也是完全想不到，但这件血衣可是如山铁证。今日在当道抢劫之人，抢的不是我的钱袋，而是我手中包袱。我猜对方也是邵拾遗手下，一直在暗中监视我，见我空手进去月波水榭，出来时手里多了个包袱，便怀疑是不利于其主人的证据，试图夺去。幸亏刘白山凑巧路过，不然证据被毁不说，怕是我与朱云都会被立即灭口。”

曹湛嚷道：“这实在太不可想象了。”

黄海博道：“起初我也是震惊异常，但过后细细思量，倒也觉得顺理成章。”

当日邵拾遗跟着黄芳泰来到客馆外，叫住其人搭讪。他是巨富之子，黄芳泰少不得要给几分面子，由此被诱入茅房杀害。但杀人经过被丁南强撞见，丁南强既与票号渊源深厚，想必也是反清复明分子，以为邵拾遗亦是同道，遂主动予以庇护。邵拾遗换上干净衣衫后，以照顾母亲为

名，中途离去。血衣则被丁南强交给朱云处理。丁氏后来之所以承认杀人罪名，只是不得已为之，既不能供出邵拾遗自保，又必须保护票号继续沉于水底，以免引起官府注意。

黄海博又道：“只有一点尚且不明，那就是邵拾遗的杀人动机。他连刺黄芳泰数刀，表明与黄氏有深仇大怨。可邵氏生意一向以西北为主，黄芳泰则是台湾平定后由福建调来京口，若不是西园宴会，二人根本连见面的机会也没有。”

曹湛呆了一呆，道：“难不成邵拾遗就是郑公子？这怎么可能呢？”

黄海博狐疑问道：“曹兄说的郑公子，就是郑成功之子郑宽吗？”

曹湛忙道：“黄兄有所不知，今日我见到了丁南强及票号老马，他二人亲口承认，当日在西园杀死黄芳泰的人，就是郑公子。”大致说了因寻找灵修而被票号诱擒之事，只未提自己仍为桂家效力一节。

这次轮到黄海博目瞪口呆，连连摇头道：“怎么可能呢？明明是邵拾遗啊。”

曹湛已从巨大震撼中冷静下来，皱眉道：“莫非邵拾遗就是郑公子？”

黄海博“啊”了一声，失声道：“难道邵拾遗不是邵鸣亲子？他的名字叫拾遗，亦是邵鸣有意为之？”

果真如此的话，便解释了所有疑问。邵拾遗既是郑氏血脉，便有强烈的杀人动机。料想他一刀一刀刺向黄芳泰之时，亦公然表露了身份，称自己本姓郑，由此好让黄芳泰死得瞑目。

前去客馆寻找陆惠的丁南强听到动静，进来茅房时，正好听到了邵拾遗的自述。他大概一时也难以相信巨富之子竟是郑成功血脉，然邵拾遗杀死黄芳泰是事实，他稍作判断，便立即决定伸出援手。

邵拾遗不知丁南强身份，甚至因其脸上的花妆没认出他是丁南强，惊魂不定下，先暂时接受了帮助，脱下血衣，换上丁南强递过来的长袍，迅疾离开了西园。

邵拾遗既是郑氏血脉，又曾派人远赴日本，与幕府将军联络，手下必有一股势力，极可能是郑成功余部。邵拾遗成功脱身后，思前想后，始终想不明白丁南强主动援手的真正目的。而对方既看到了他的面目，

又知悉了他是郑氏之后，实是巨大隐患，便派人暗中追查其身份。

邵拾遗手下打听到庆余班武生罗晋丢了长袍后，便将其当作丁南强捉住，施以酷刑，逼其交出血衣，并交代援手之真正目的。罗晋毫不知情，自然交代不出任何事。邵拾遗得知曹湛正调查黄芳泰一案后，便又派人暗中绑架了黄海博，不想被黄海博一番花言巧语掩饰过去，还泄露了凶手是云锦内行的细节。即便如此，曹湛也从来没有怀疑过邵拾遗。

罗晋事件后，曹湛与黄海博再度找上丁南强，告之以实情。丁南强才意识到那位郑公子竟是心狠手辣之辈，一时难以置信，遂主动消失。因他未与任何人招呼，就连朱云、票号也不知其去向，黄海博甚至一度认为他早已被黄芳泰命案真凶杀害。其实丁南强只是隐匿了踪迹，在暗中调查邵拾遗的来历与身份，以确认他是否真是郑成功血脉。直到有了明确结果，才重新出现，并将实情告知票号。

黄海博道：“既是票号出面要求庇护，那么当是已经确定邵拾遗是货真价实的郑公子了。但邵拾遗此人天性狠毒，竟然亲手弑杀养父，票号无论行事如何，至少都是正义之士，何以看到邵拾遗如此恶行，仍要与其结盟？身份固然重要，人的品性难道不是更为重要吗？”

曹湛惊道：“黄兄认为是邵拾遗杀了邵鸣吗？就算不是亲生，邵鸣也是养父，有多年养育之恩，邵拾遗怎么可能下手！票号向我保证，绝不是邵拾遗……不，他们说的是绝不是郑公子杀了邵鸣，丁南强更是称愿意以他自己性命作保。”

黄海博道：“丁南强终究还算是心地善良之辈，这样的人，当然想象不出邵拾遗竟会做出有悖人伦之事，票号亦是如此。我也不是平白无故地认定邵拾遗，只需回想当日现场情形，便可一清二楚。”

当日邵鸣独自在书房查验账簿，凶手推门进来，邵鸣因为认得对方，或起身后重新坐下，或端坐未动。凶手绕到背后，突出兵刃，将邵鸣一刀杀死，再从容离去。

曹湛道：“不错，我二人在邵氏书房反复勘验过，案发时，只可能是这番情形。”

黄海博道：“起初，我们只以为凶手跟邵鸣有经济来往，入来书房，